

你爱孤独 一味



是今
著

他的确是忘了一个人
一个他此生唯一爱过的人



独爱你 一味

是今
著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CHUBANSH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独爱你一味 / 是今著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

2016.5

ISBN 978-7-5552-3798-3

I. ①独… II. ①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79116号

书 名 独爱你一味

著 者 是 今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 李金旺

选题策划 时 瑜
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
版式设计 孙顾芳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10

字 数 203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798-3

定 价 38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目录
CONTENTS



独 爱 你 一 味

Just loving you

- 第 一 章 旧病复发 / 1
- 第 二 章 盛夏果实 / 26
- 第 三 章 情窦迟开 / 54
- 第 四 章 棘手难题 / 75
- 第 五 章 知错就改 / 102
- 第 六 章 如愿以偿 / 130
- 第 七 章 始料不及 / 160
- 第 八 章 风云变幻 / 198
- 第 九 章 思君如故 / 220
- 第 十 章 故人依旧 / 241
- 番 外 一 花好月圆 / 283
- 番 外 二 兄妹之情 / 300
- 番 外 三 青山绿水 / 307
-



第一章 旧病复发

许荏苒坐在芳疗馆的贵宾房里，手里拿着遥控器，百无聊赖地换着台。

有人轻轻叩门，她道了声请进，进来的却不是她要等的人，而是芳疗馆的老板张月。

“给你送杯鲜榨的果汁。”张月举着手中的高脚玻璃杯，笑容可掬，带着几分讨好。

“谢谢，刚才她们已经给我倒了茶。”许荏苒笑着指了指身边茶几上的一壶碧螺春。

张月当然知道早有芳疗师给她倒了茶，只不过借着送果汁的机会来和她套套近乎而已。企业家许一山的女儿，电视台主持人，是她需要长期搞好关系的重要客户。

两人寒暄时，电视上正巧在重播昨夜的《你听我说》。

本地电视台的生活频道有两个节目最热，一个是情感节目《你听我说》，一个是美食节目《舌尖上的S市》。

情感节目挺多，《你听我说》的不同之处在于主持人和嘉宾都戴着面具。因为戴着面具，大家格外放得开，都很敢说，经常会有一些不可理喻的极品嘉宾爆出匪夷所思的奇葩事迹，比各种狗血肥皂剧还精彩，所以收视率一直不错。

当前的这个男嘉宾正在讲他周旋于正妻和外室之间的“苦衷”，满口歪理邪说，听得让人简直想要把他从电视机里揪出来暴打一顿，主持人飞鱼虽

然妙语连珠地反驳他的观点，可惜却一直刺不中要害。

许荏苒看得心头火起，皱着眉头换了个台。

张月察言观色，跟着吐槽：“飞鱼太温柔了，还是以前那个主持人好，说话犀利直接，听着解气痛快。”

许荏苒点头赞同。

张月又说：“我记得她身材真是超好，不知道长得怎么样。”

许荏苒很认真地说：“长得比我漂亮。”

张月望着许荏苒貌若天仙的脸，有点不大相信。《舌尖上的S市》很火，很多人不光是看美食，也是看美女，主持人许荏苒长着一张灯光下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面孔，是啃猪蹄都能仪态万方地啃出仙女味道的大美人。

张月正想多打听那位主持人几句，有人叩门。

许荏苒探头一看，正是自己等了许久的琥珀，嫣然一笑，从沙发上起身。

“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。”

门口传来一把动听至极的好声音，字字清脆，如珠如玉。等声音的主人走进来，张月不禁呆了一下，刚刚她还不信有人能比许荏苒更漂亮，转眼她就实打实看见了一个。

琥珀对她点头微笑：“你好。”

张月回过神来，忙道：“二位稍等，我去叫芳疗师过来。”

张月走后，许荏苒关上门，笑吟吟地说：“刚才她还提到你呢，看来你的毒舌风格很讨喜啊，辞职这么久还有人记得。”

“那个节目可真是负面垃圾桶，差点让我对爱情绝望。”琥珀揉着胸口，做了个鬼脸：“再不辞职，我肯定要被气得乳腺增生。”

“你去医院，医生怎么说？”

琥珀郁闷地耸耸肩：“检查结果一切正常。”

“我就说你一切正常啊，你非说你有病。”

“我真的有病啊。”

琥珀一副恨不得掏心掏肺以证清白的表情，许荏苒翻了个白眼，还是

不信。

“真的，我最近口渴，燥热，睡眠很差。”

许荏苒调侃：“这是更年期的症状。”

“胡说，我才二十五岁。”

琥珀撩起衬衣，露出腰肢：“你看，我肚脐变粉色了，去年也是这样，一变颜色我就开始对男人的气味变得敏感，基本上离我一米就可以分辨出不同人的体味。”

许荏苒一脸嫉妒地看着她的肚皮，白得晃瞎人眼，细得一把能掐住，而且肚脐没有色素沉着，是淡粉色，这叫有病？呵呵，这是要气死别人的病。

她没好气地说：“肚脐眼儿粉色也算有病？那我听说男人那里也有粉色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也要去看医生？”

琥珀放下衣服，噗地笑了：“请你注意你的清纯玉女形象好吗！”

许荏苒白了她一眼：“你就不要为你去年夏天的恶劣行为洗白了，就算有病，也是始乱终弃的病。”

琥珀无奈苦笑，真是百口莫辩。

去年夏天，她的确有过一段时间燥热口渴，睡眠不好，她当时也没在意，认为是工作太累太烦的缘故。但诡异的是，不久她发现自己竟然能分辨出不同男性的体味！紧接着，她疯狂地迷恋上了一个人的味道，继而对他展开了丧心病狂的追求！

不可思议的是，夏天一过，她所有的奇葩症状竟然全部消失！唯一没有消失的是……那个被她疯狂追求的男人。如果不是那个人千真万确、真真实实地存在这个世界上，她几乎都要以为自己是做了一场荒诞不经的春梦。

本来以为这只是去年夏天的一个例外，谁知今年一入夏，她那个奇葩的病症又有了卷土重来的征兆，肚脐变粉，口渴，燥热，大老远都能嗅出雄性荷尔蒙的气息，吓得她的客栈都不敢收男游客。

这件事说出去没人信，你看，许荏苒是她相交十年的好友都不信，她揉着眉心不知该作何解释为好。

这时，两位芳疗师敲门走进来。

许荏苒说：“你不是睡眠不好吗，让芳疗师给你做做精油保养按摩。”

琥珀摇头：“我不习惯脱了衣服被人揉来揉去，像是搓面条，腌腊肉似的。”

许荏苒笑得直不起腰：“那你带点精油回去好了，放到香薰灯里效果也不错。”

“好啊，我要舒缓情绪利于睡眠的精油。”

芳疗师给琥珀拿了三瓶精油，分别是薰衣草的、洋甘菊的和玫瑰的。

许荏苒留下来继续做芳疗，琥珀带着香薰灯和精油先行一步，在路边等出租。

七月的骄阳火辣辣地烤着地面，大街上到处都是衣着单薄的男性，空气中弥漫着各种不同味道的男性荷尔蒙的气息，不同的人走过她身边时，各种不同的体味她分辨得清清楚楚，可惜没人信。

“旧病复发”本来就让人郁闷，回到客栈，还碰上了雪上加霜的事情。

负责客房卫生的明姐要辞职，说老公盖房子摔断了腿，必须马上回乡去照看他。琥珀给明姐结算了薪水，送她离开。拐回来后她立刻上楼，准备去网上发招聘启事。

客栈一共三层，一层、二层除了两个单间用做员工宿舍，剩余做客房，三楼东侧的房间，也是整个客栈最好的一间套房，她自己住，西侧是露台，用来晾衣服床单。

客栈虽然不大，但庭院小巧精致，从房间推窗瞭望，湖光山色尽收眼底。因为位置绝佳，干净漂亮，去年看到转让，琥珀毫不犹豫接手下来。

上了三楼，她打开房门，把精油摆放在浴室的柜子里，标签朝外，并列一排，中间留少许空隙，空隙完完全全一般大小。

卫生间横杆上的毛巾也是整整齐齐，方方正正，中间留的空隙也是一般大小。客厅里自不必说了，所有的东西都要摆放得整整齐齐，规规矩矩，连餐巾盒里的抽纸都保持着一个很顺服的姿势，绝对不会张牙舞爪地站着。

强迫症患者就是这样追求完美。

琥珀打开电脑，在本地的论坛上登了几条招聘启事，条件开得很优越，工资水平高于平均值。

发完帖子，她忍不住打了个哈欠。为了挂老中医专家号看她的“奇葩病

症”，她早上五点钟就起床去医院，跑上跑下折腾了一上午，花了不少钱，检查结果是一切正常，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不高兴。

琥珀又困又倦，先去洗了个澡，然后拧开薰衣草精油的瓶子，按照芳疗师说的方法滴了几滴在香薰灯里，淡淡的香气氤氲在整个房间里，也不知是太累，还是精油的效果，反正这一个午觉睡得香甜无比，醒来已经傍晚时分。

窗外落日熔金，晚霞映得半壁天空好似一幅油画。房间里的风景也不遑多让，穿衣镜里映着一个娇艳若花、肌肤胜雪的美丽少女，看上去只有十八岁，皮肤好到连毛孔都看不见，眉黛唇嫣，完全不用任何化妆品，身材更是凹凸有致，堪称完美。

拥有这样的面孔和身体本该高兴才是，可是琥珀盯着自己的小腹，却是一副郁闷的表情。

她肌肤天生就白，腹部少见阳光，更是净白如雪，肚脐非常明显和周围的肤色不同，不是她出现了幻觉，也不是眼睛出了问题，的确的确是粉色，而且她确定无疑，比前几天的粉色还略微加深了。无从解释的怪毛病，既然去医院也检查不出所以然，只能期待着像去年那样不治而愈了。

琥珀穿上衣服下了楼，问负责接待客人的小米有没有人打电话来应聘。

小米撇撇嘴说：“有三个电话来问，可是一听是客栈，就挂了。”

整整一下午就只有三个人来问？现在招个工这么难吗？琥珀心里一急，就开始脸红燥热，心跳加快，这症状还真有点像更年期。

她从小米的桌上拿了把扇子，又找来纸笔铺开打算写个招聘启事贴到门外。

琥珀右手摇着扇子，呼呼啦啦扇得脑门儿上的刘海风起云涌，左手拿着一支签字笔，在一张A4纸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字。

小米觉得老板这造型十分像孙二娘，不过，孙二娘绝对没她好看，而且孙二娘绝对不会左手也能写字，字还写得那么漂亮！

“包吃包住”几个大字，充满了一股浓浓的包养气息，好不霸气。

客栈门口挂有一块黑板，随时更新客栈的住房信息，一般都会写剩余客

房几间、房价几何，便于路过的游客了解客栈的情况。

琥珀把招聘启事贴上去，然后退后几步仔细看了看，启事的确是不上不下，不左不右，不歪不斜，刚刚好贴在黑板正中，她这才满意地舒了口气。没办法，她的强迫症有点严重。

贴好之后，她扭头对小米说：“小米，我晚上不回来住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”

小米心都碎了：生意冷清，员工辞职，老板您居然还有心情出去耍，这客栈真的是您亲生的吗？

S市是座山清水秀的旅游城市，城郊的烟云山风光如画，还有个滑雪场，即便是冬天，也是游人如织。山脚下的珍珠湖每到夏天，万顷碧波，十里红莲，景色美不胜收。所以，湖边的酒店和客栈几乎家家爆满，唯一不满的，大约只有她们这家“水边的阿狄丽娜”，因为琥珀前几天突然告诉小米，客栈只接女游客，不收男游客。

旅游旺季放着好端端的生意不做，突然放出这么个奇葩的规定是个什么鬼！小米实在忍不住，斗胆问：“老板，咱们客栈干吗不收男游客啊？”

这句话真是问到了琥珀的痛处。她总不能说，夏天到了，她的病又犯了，嗅觉像缉毒犬一样灵敏，万一今年要是迷恋上了客栈的某位男游客怎么办？

她默然片刻，淡泊宁静地摸着下巴：“我想过一下有钱任性的日子。”

小米：“……”

琥珀出了客栈，先到街角的花店去买花。

老板和她特别熟，一听是送人的，立刻精心替她包装好，还用金粉色绸带系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。

“谢谢老板，给您钱。”琥珀笑吟吟接过来，目光落到那个蝴蝶结上，心里像是被小猫爪挠了一下，蝴蝶结一边大一边小，两根带子还一长一短。她抱着玫瑰在门口打了一辆出租车，坐到车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玫瑰花的绸带解开，重新系，保持蝴蝶结两边一样大小，两条绸带一般长短。

车子停到金玉山庄门口，这是她姑父傅谨言和姑姑虎湘的居处。十四岁那年，她父母车祸离世，她就被姑姑虎湘带到傅家抚养，一直在金玉山庄住

了十年，直到去年才搬到“水边的阿狄丽娜”。

华灯初上之际，大门口进进出出不少人。

长发飘飘、裙裾飞扬的美丽少女，怀里抱着三十朵火辣辣的红玫瑰，人美花娇，引得路人纷纷侧目，几乎看直了眼睛。

走到傅家门外，琥珀闻见一股油香，以为是姑姑已经下班回来在做饭，等她拿出钥匙开了门，见到的却是难得在家吃晚饭的姑父傅谨言。

“姑父，您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”

傅谨言两手面粉，眉梢上挂着一抹白，正色说：“今天是我和你姑姑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，不早点回来献殷勤还不是等着找死！”

琥珀笑问：“那你买花了没有？”

去年傅谨言忙起来忘了给老婆买花，被虎湘整整批判了两个月，琥珀怕他今年又忘，特意帮他准备了一束带过来，万一忘了就说是姑父买的。

“今年我可没敢忘，一大早就让花店送了一束百合到你姑姑的办公室。”

傅谨言说了几句，赶紧又回到厨房继续忙活。他厨艺很好，只是平时单位里太忙，他又喜欢事必躬亲，能按时下班都属难得，更别提亲自下厨了。一般都是在重大的日子，他才会大显身手。

琥珀把玫瑰插好之后，走进厨房帮忙。

锅里热油翻滚，傅谨言把炸好的肉丸捞起来，控控油，放到盘子里。十几个圆滚滚的大肉丸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，不过有三个炸得颜色有点发黑，因为刚才和琥珀说话，耽误了一小会儿，起锅有点晚。

琥珀看着那三个颜色不同的丸子，纠结了一小会儿，忍不住拿筷子夹了出来，单独放到了一个小碗里。

傅谨言笑了。

琥珀当然知道姑父在笑什么，脸蛋红了红，也跟着笑。没办法，强迫症患者就是这样。

过了一会儿，虎湘回来了，抱着一大束香水百合。琥珀接过她手里的花，嘤嘤嘤撒娇：“好浪漫啊，‘单身狗’羡慕死了。”

虎湘笑着捏她的脸：“那你还不赶紧找男朋友。”

琥珀做了个鬼脸：“没人追。”

虎湘哪里肯信：“少来骗我。从小到大，傅熠不知道替你打跑了多少桃花。”说起儿子，虎湘啐道：“没心没肺的家伙，一天到晚不着家。我给你买辆车，你还是搬回来住吧，白天去客栈看看就成了，何必住在那儿。”

琥珀吃惊又感动，忙说：“不用的，我回头自己买。”

姑姑资助她上学，抚养她成年，她已经很感激，怎么还好意思让姑姑给她买车。

“你的积蓄都去开客栈了，哪还有钱？”

“哥指导我做股票，今年行情不错，再攒一攒就够了。”

虎湘惊道：“你也真够胆儿，竟然就这么信任他，不怕他把你的钱都赔得精光？”

琥珀笑了：“姑姑你也太小看我哥了，他可是S大金融系高才生，当年系里办了个模拟炒股大赛，他是第一名。不知道多少女生都把他当男神，崇拜得要死。”

虎湘哼道：“那怎么一把年纪了，也没个女朋友。”

琥珀笑：“他有个喜欢的姑娘，正在努力追。”

虎湘马上就问是谁。

傅熠暗恋乔安琪这件事，也就几个人知道而已。他反复提醒琥珀替他保密，因为虎湘认识乔安琪。琥珀只好半遮半掩地说：“那姑娘又漂亮又能干，人品也好，反正你就放心吧。”

虎湘不大相信：“真的？可有你好？”

琥珀认真地说：“那当然！至少没有强迫症啊。”

虎湘忍不住笑。

吃过晚饭，夫妻俩恩爱地下楼去散步，琥珀不想当电灯泡，回到楼上休息。她住的房间原来是傅熠的，她来了之后，虎湘便让傅熠把二楼最好的房间让她。

初到傅家时，傅谨言和虎湘对她关心备至，独有傅熠对她爱答不理，总是没事找碴儿欺负她。她开始觉得委屈，后来想想便释然。站在傅熠的立场，家里突然多个人，占了他的房间，用了他的东西，还分去爹妈的一部分

宠爱关怀，换作是谁都不开心。做人要知恩图报，她不仅感激姑姑父，连带对傅炤都抱有感激之情，所以从不和他计较。

不过，傅炤虽然在家里对她呼来喝去，在外面却很罩着她。当年她考进S大的时候，傅炤已经读研一，刚入校，她经常和他一同进进出出，很多人不知道两人的关系，都误会她是他的女朋友。

有个暗恋他许久的女生王彤有天喝了点酒跑来找琥珀，仗着酒胆说话也冲，让琥珀趁早滚开。琥珀原本想要解释，后来见王彤越说越过分，便改了主意，笑吟吟地说：“还真是很抱歉，我们这辈子都会在一起，没有任何人能分开我们。”

一辈子都是兄妹，当然不会分开。王彤气了个倒仰，恼羞成怒之下，指着琥珀的鼻子威胁道：“你以后小心点。”

这事不知怎么被傅炤知道了，当即就气势汹汹杀到了王彤班里。他这个人一向霸道，才不管什么怜香惜玉绅士风度，板着脸硬生生把王彤凶到哭。

自此，大家才知道她和傅炤的关系。好的一面是，从此学校没人敢欺负她；坏的一面是，也没什么人敢追她。

说也奇怪，别的女孩儿十几岁都会情窦初开喜欢一个人，偏偏琥珀从来没有对谁动过心。即便十七岁那年第一次见到顾珣惊为天人，也未曾对他一见钟情。众人都想着她这样的大美人不知道情史多丰富多彩，其实大错特错，她的情史是张白纸，直到去年夏天才算是真真正正添上第一笔。初恋开始得这么晚，说出去鬼都不信，更加不幸的是，还失败了……

事后总结原因，她认为是自己的奇葩病症惹的祸，但许荏苒坚决不认可这个说法，认为她是在为自己的恶劣行为洗白。琥珀真心觉得冤枉，但也确实无法解释为何去年夏天只和顾珣谈了三天就分手。

从傅家搬走之后，琥珀基本上每周还会回姑姑家住一晚，所以房间里的家具都是原样，只是书和电脑都带走了，没什么消遣。琥珀翻了一会儿手机，便到傅炤的房间，去拿几本书看。

傅炤房间里因为东西很少，所以显得很干净，唯一凌乱的地方，就是他的书柜，满满当当塞满了各种书籍杂志，乱七八糟搁在一起。琥珀这样的强迫症患者，看到这样混搭风格的书柜，简直是要崩溃的节奏。她必须要把所

有的东西都放得整整齐齐，比如书柜，杂志放一起，书籍放一起，而且书本要按个头从低到高的次序，从左到右，依次摆放好。傅昭可没有这种习惯，总是看完了随手一插，高的矮的混在一起，看上去简直不能忍！

琥珀整理好傅先生的书柜之后，抽出几本杂志，拿到自己房间里看。翻着翻着，她忽然一怔，目光牢牢定在一篇人物专访上。

没想到他一向为人低调，竟然肯接受采访，更没想到的是，居然还放出了一张照片。这可真是石破天惊的头一回！

琥珀把杂志拿近些，仔细端详他的照片。可惜，是个远距离的侧面照，只能看出身形挺拔，个子很高，容貌嘛，却是一个谜。

正因为如此，这张照片显得格外有味道，充满了神秘的气息。一个颀长英挺的侧影，反而更勾起人的好奇心，更让人觉得意犹未尽，恨不得走进那张照片里，绕到他的面前，去看看他的相貌。放一张这样的照片，还不如不放，真是吊足了人的胃口！琥珀盯着这个侧影足足看了三分钟，咽了口口水，这才从照片上移开目光。

至于文章的内容，她不用看，早已耳熟能详。

“顾珣，毕业于国内一流大学建筑专业，毕业后进入国内知名建筑师事务所，两年后转行成为一家游戏公司的设计师，随后参加DW大赛一战成名，半年之后，成立星迹文化。公司发展迅速，业绩惊人……”

虽然这些她早已烂熟于心，但还是很认真地把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一字不落。浏览到最后，她不由又是一怔。他居然提到了择偶标准！这也是石破天惊的头一回！

琥珀心里扑通扑通，又好奇又激动，竟然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想看又怕看的为难情绪，不过纠结了一会儿，她还是忍不住看了。

他的择偶标准，很简单，只有一句话：“不在意外貌，关键是性格要好。最好不要是处女座。”

琥珀注视着这一行简单得几乎不叫标准的择偶标准，缓缓做了几个深呼吸。

果然还是不看为好。

她放下杂志，拿着手机上了顶楼。

傅韶从公司出来，时间还算早。空气难得一见地好，夜空有月有星。

开往东郊的路，宽阔空旷。汽车一路奔驰，平素四十分钟的路程，一刻钟就到了。一看二楼最东侧的一个屋子亮着灯，傅韶便知道琥珀今天回来了。

他轻步上楼，走到东侧房间门口停下脚步。米白色房门虚掩着，留了巴掌宽的一条缝，刚好露出门边一盏月牙形的暖黄色壁灯。他弓起手指轻轻敲了两下，门里悄无声息，推开一看，房间里并没有人。

他略一思忖，轻手轻脚上了顶楼。顶楼原先只是个晾衣服的地方，七年前，琥珀突然迷上种花，虎湘找人把顶楼弄成了一个玻璃花房。踏上最后几级阶梯时，一股淡淡的驱蚊液的香味扑面而来。

这是个非常怕蚊子叮咬的人，皮肤敏感到蚊子叮一下就会起红色大包。

顶楼没有开灯，从透明的玻璃屋顶，透下来微弱的月色和星光，照着高低错落的十几盆植物，郁郁葱葱长得极好。一个人影小猫似的侧卧在竹椅上，手里的手机屏幕发着亮光。

琥珀正在看许荏苒发给她的一条微信，内容是胡兰成写给张爱玲的情书。

“……不知你经常仰望天空的那个窗台，如今是何模样，如今是谁倚在窗边唱歌。”

许荏苒说，你看这情书写得多美，就像是一碗清爽的酸汤面叶……自从主持《舌尖上的S市》之后，许荏苒的比喻句总是别有一番“风味”。

“……我们整夜整夜地说话，才握着手，天就快亮了。”正看到这一句，啪的一声头顶上的灯突然亮了，还挺应景。

傅韶好整以暇地等着琥珀吓得尖叫，或是从躺椅上滚下来。没想到她既没尖叫，也没滚下来，连头都没回，气定神闲地说：“傅韶，你这个吓人的把戏玩了十年，还没烦啊。”

傅韶泄气：“你怎么知道是我？”

“不用看，闻一下就知道了。”最近对男性气息特别敏感，熟人她一闻气味就知道是谁。

“你是狗啊！”

“呸，你才是狗。”琥珀转过脸，从躺椅上坐起来。

傅炤站在一棵凤尾竹前，居高临下睨着她：“你在这儿喂蚊子？”

琥珀指了指身旁的一个花盆，说：“我等着看昙花。”

傅炤的目光落到竹椅旁的那个六角紫砂盆上，一个细长的花蕾从枝叶间伸出来，弯弯地翘起头。没记错的话，这是她养的第七棵昙花，前六棵都已经香消玉殒。难得，这第七棵昙花是个属“小强”的，长到一米多高，枝叶丰盈，竟然没死。更难得的是，竟然还打了苞。

傅炤不以为然地拨弄了一下花苞：“这样子今天能开？”

“今晚一定会开。”琥珀兴奋地眨了眨眼睛：“我们打个赌吧？”

傅炤一巴掌拍到她脑门上，凶巴巴道：“赌你个头。”

从小到大和她打赌就没有赢过一次。记得她六岁那年，春节来他家里做客，他爹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。她说她闭着眼睛都能猜出来是什么，他哪里肯信，和她打赌，结果那年的压岁钱，悉数输光。此后数年间和她打赌也是一次没赢过。

傅炤往竹椅上一坐，解开领口的扣子，“明天一开盘就把你的股票都卖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琥珀不解，最近行情一片大好，指数一路高歌猛进，她的股票涨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卖掉？

“直觉吧。涨了这么久，也该调整了。即便是牛市也不会这么疯。”傅炤一边说，一边拽着领带，胡乱扯了几下。

琥珀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的领带，忍了忍，还是忍不住伸出手，将他弯弯扭扭斜到一边的领带扯回来，规规矩矩地放到衬衣正中的地方，随后，露出一个很满足的表情。

傅炤以一副不可理喻的眼神瞪着她：“你这种强迫症患者也不知道将来谁能忍得了你。”

琥珀拨拉了一下刘海儿，做了个鬼脸。

傅炤道：“明天一早我要去北京出差，你帮我办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傅炤从口袋里拿出钱夹，抽出一张卡递给她：“后天墨香社有一个拍卖

会，有一把画扇你帮我拍下来。到时候许峥嵘过来接你一起去。卡的密码是我手机号后六位。”

琥珀很好奇：“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些感兴趣了？”

“送人的。记住一定要拍到，价钱高一点没关系。”说完他站起身，跟安抚一只小狗似的，垂手拍拍她的脑门，还胡乱揉了两下。

原来是送人的。琥珀略一推论，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笑吟吟叹了句：“好痴情哦。”

傅韶的脚步停下来，转身望着她。

琥珀嫣然一笑：“画扇是送给顾老先生的对不对？”

傅韶没有否认，睨了她一眼：“哦，原来你没我想象中那么笨。”

“哼，我本来就很聪明。”琥珀撇撇嘴，“你把暗恋的心思藏得九曲十八弯，乔安琪要是能发现，才是见了鬼。我要是你，就直接告白，这样遮遮掩掩藏掖掖有什么用。”

“你不懂，”傅韶一副不想和小孩子多说的表情，挥挥手道：“万一拒绝了就连朋友都做不成。”

琥珀促狭地笑：“可是不说出来，就永远只能做朋友啊。”

傅韶摸摸下颌：“你还记不记得李苏航？”

“你记性真好，还记得他的名字。”琥珀皱了皱眉头，一点都不想听见这个名字，简直是美好青春里最不美好的回忆。

傅韶哼道：“那是我第一次打人进派出所，当然记得。”

李苏航是琥珀的同学，对她追踪纠缠，死缠烂打，傅韶劝说无效，一时气盛出手没有轻重，“不小心”把李苏航教训了个前臂骨折。

“有个哥哥真好。”琥珀赶紧拍马屁，笑得甜丝丝的像是一块入口即化的泡芙。

“你看，表白其实没什么用。李苏航对你表白了几百次，你被他烦得要死。确定对方喜欢你再去表白，否则结果更糟，不如不说。”

傅韶说完，人已经下了楼。

琥珀摸着下巴后知后觉地想到一个问题，去年她势如猛虎地追求和告白，有没有对顾珣造成困扰？他后来接受了她的追求，应该没有困扰吧？